

“图像社会与文学发展”专题学术座谈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5-0729-04

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是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古老的命题。在传统社会中,图像与文学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两者并没有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然而,最近几年来,随着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感受和认知世界的媒介及方式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影视、戏剧、摄影、绘画、时装、广告等,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立体的视觉文化传播系统,传统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受到了图像的空前冲击,逐渐出现了文学图像化或图像文学化的发展格局。针对这种变化,很多学者提出正在进入所谓的“图像社会”或“图像时代”或“读图时代”,有的人甚至提出“图像霸权”的概念。那么,在这样一种图像对文字日益形成挤压的文化语境下,文学该何去何从?文学研究又该作出何种调整?这些成为当下文学发展和文艺学研究所必须面对和探讨的问题。为了对这一理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2007年12月16日上午,由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商学院等5所高校联合举办的“图像社会与文学发展”专题学术座谈会在中南大学文学院召开,会议就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富有创见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极有理论价值的观点。

一、图像社会到来的必然性及其本质

对图像社会到来这一事实,湖南大学李清良教授认为,图像社会的到来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因为人类文化发展的进程,实际上是不断地从不可把握的东西变成可以把握的东西的过程,从前很多东西都是“不在场”的,要让它“在场”,就必须发展出语言,发展出文字把它抓住,但语言文字也还是比较抽象的,因此,随着各种信息技术比如说因特网、图像技术的发展,人们把握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就开始向直观形象的图像发展,图像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不过,图像化也是有局限的,它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以揭示的方式遮蔽,以在场的方式不在场”,就是一方面好像我们知道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很迅速地消费了它。图像化让我们缺乏想象,

已经把握了的东西没有想到它后面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却在图像的遮蔽下以为自己已经把握了。图像一方面让我们知道得更多,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更加无知。所以,图像化一方面标志着我们认识力量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人类本质的一种潜在的威胁。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者、文学批评家承担起责任,在让人们更迅捷更方便地看到世界的同时,提醒我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一面,提醒大家不要局限在有限性之内,时刻不要忘记“象外之象”“韵外之致”。湖南师范大学何林军副教授也认为,图像确实是在揭示的同时遮蔽,在出场的时候又不在场,图像的有限性远远大于文字的有限性,比如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肯定比图像中的林黛玉要有更多的丰富性,书中的林黛玉可以随你想象,图像中的林黛玉,不论是“八七版”的红楼梦电视剧还是现在的红楼选秀,都把这一形象固定化了。另外,图像的揭示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满足人的感性欲望,它的表面性、直观性是非常明显的,它符合我们现在的“快餐文化”需求,所以图像满足的是一种即时的感性欲望,不能把我们引向更深层次的想象。图像在当今流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快餐文化”包含着一个很明显的惰性的趋势,今天人们更愿意用眼睛叙述而不是用语言叙述,就是因为这样可以不用想事,所以图像化时代的到来还蕴含了某些深层的心理原因在里面。中南大学欧阳文风副教授则认为,图像化的过程其实是人类社会不断走向现代性的过程。福柯曾经通过对空间的研究指出,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从黑暗的不可见状态,向光明的、可视的状态转变,传统社会强调的是“黑暗”“封闭”“保守”“遮蔽”,现代社会追求的则是“透明”“启蒙”“照亮”“看见”“去蔽”。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字是对文学内涵的一种遮蔽(尤其是对不识字的人更是如此),而图像却是敞开的,可视的,因此,图像社会的到来或文学的图像化,其实就是人类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满足了生活在高节奏社会的现代人们要求艺术直观、可视、不费解的审美心理或消费心理。中南大学谭德晶教授认为,图像实际上可以把它归结为

一种大众文化的范畴,或者说一种新大众文化,应把它放入到一种新的领域来研究。大众文化具有人的自然基础,是直观的、自然的。文字的审美则是一种自觉的、人为的,那么对图像包括音乐这些大众审美范畴,是出于人的一种自发需要,你不需要自己去注意,不要费任何劲,都能感觉到它是一种美的欣赏,所以大众文化具有的这种人的自然基础,这种优越性,是文字所不可比拟的。我们一般以为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文学占了统治地位,其实不然,只是那个时候大众审美还没出现,或者说还处于一种潜在的、没有被发掘的状态。其实,以往的老百姓接受文化,要么是听说书,要么是看戏,而很少直接通过文字,这些可叫做旧大众文化。近现代报刊的出现,加之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确立,文学才在更大的范围展开,真正确立了它的霸主地位。但在以电影、电视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出现以后,这种情形又开始有所改变,它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又回复到大众文化居于优势的状态。未来的发展,可能是图像与文学形成一种更紧密的结合,以达到一种所谓“双赢”的结果。湖南商学院刘晓林教授认为,当下“图像社会”的到来,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现代中国处于经济大潮之下,整个社会充满了功利主义的浮躁,人们普遍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感官的刺激。而图像正适合人们这样一种快捷而直接的感官享受。这样一种情况,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随着经济高度发展之后的精神回归,社会必然会纠进自我,复为常道。中南大学聂庆璞副教授认为,图像化社会的出现是社会分化、文化转型的结果。人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层:一个是创造型的思考型的阶层,另一个主要是娱乐化的消费性的阶层。创造型的人只是社会极少数,消费阶层人数居大多数,社会向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社会转型的力量很强大,文学的图像化就是这种社会转型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中南大学王晓生副教授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说,艺术和生活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文学与生活是如此,图像与生活也是如此。从镜像关系的完美度来说,文学是不如图像的。图像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和世界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这种亲近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幸福感。因此,图像时代的文学必然消亡,并且可以进一步预言,随着人类交往的急剧加速,人们就可以广泛地从生活中认识世界。此时,图像时代也将走向终结。

二、图像社会的到来对文学的冲击

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认为,图像对文学的冲击,有两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是它带来的思维方式

的变化;另一个是它带来的表意体制的变化。思维方式的变化,包括接触者、创作者,也包括我们研究者。传统的思维表达是建立在书写基础之上的,文字,是一种间接的、替代性的符号,它能够把不在场的东西用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使它在场,但这种在场不是直观的,而是间接的。这个间接性很重要,我们在书写文字的过程中,经过了理性沉淀,经过了思维过滤,有一个转换的过程,这个转换的过程对你的思维和表达是一种缓冲,它能使你的表达更严谨、更细密、更深刻。而图像没有这种缓冲,或者说这种缓冲的时间很短。图像是很直观的,它把你的这种反思、思考、沉淀的环节省略了、遮蔽了、抛弃了、拆解了。这种直观的东西,对于文学传统的诗性和我们所崇尚的文学应有的审美的逻辑原点,是一种很深刻的解构。这种解构是很致命的,就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无疑,这种图像对文字的“战争”,还会有不断蔓延之势,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进一步形成图像化的思维。第二个方面是表意体制的变化。表意体制更多的是在操作体制和文本层次上。我们说文学从根本上来讲表达的是人与现实之间的一种审美关系。这种关系,我们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用文字书写的方式来表达,就有了文本,就有了文学艺术。可能今天这种方式就不是用文字书写的方式了,可能是用电脑,可能借助于其他的传播媒介,让它创造出立体的、多维的、有声音、有图像、有画面的直观的东西来表述。这对传统的表意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比如,用电脑写作是“词思维”代替了“字思维”。“字思维”是用点、横、撇、捺,一笔一画写的,这种思维方式与键盘上所敲的、机械转换以后的这种表意,即使同属文字,这之间还是有距离的。这种差距的显露对于文本的生成、对于表意的方式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深入到美学和哲学的层面来讲,这种媒介转换将会带来认识论向本体论的一个转换。作为今天的由新媒体、由读图带来的社会文化的转型,最终会在本体论上体现出来。我们首先是从认识论的眼光、认识论的视角走进,但最终会落实在本体论上。中南大学蓝爱国教授认为,现在图像社会的到来确实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网络文学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每当网友看到一部好的作品,他们在后面都会不约而同地留言“这个作品什么时候能拍成电影啊”。这就是说,现在的读者在面对文字作品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用视觉的东西来要求、期盼它。这种视觉消费、视觉思维或者说视觉的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主流的思维方式。现在的学生不要说读很多文学作品,就连

读很少作品的人都不多,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他们有更多选择。据调查显示,学生现在大多都是在网上看电影,看电影的时间比看书的时间要多得多,也就是说图像的这种中心地位,图像的这种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长沙理工大学张邦卫教授认为,图像与文学是必须正视的一个话题,比如说近几年的一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先由好莱坞大片推出之后才获奖的。图像和文学在争夺消费群体,文学的消费群在减小,而图像的消费群在增大,从这个角度看,图像对文学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排挤。但文学和图像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审美方式,图像是视觉化的,文学是想象性的,文学的魅力可能更多地在于一种想象性。不过,关键是在现代社会有这种有想象性的读者或者说有想象性需求的读者有多少,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了解,不是看原著,而更多地是看改编后的电视剧,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图像对当代社会的一些影响,以及在当代社会人们对于文学消费与图像消费两种不同消费的抉择,人们可能更多地选择图像消费而不再选择文字消费。另外,在这样一个图像化时代,文学要选择自己的生存策略。比如网友都希望把很多好的网络小说拍成电视,也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小说称得上经典,但是文字的经典还不够,还应该变成一种图像的经典,这也说明了当代社会一种很典型的消费心态与阅读心态,用图像来要求经典。所以,在这样一个图像社会,文字的萎缩是一种必然,图像的狂欢也是必然,关键是要理清两者的关系,忽略文字萎缩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对的。中南大学毛宣国教授认为,谈图像对文学的冲击,并不意味着图像就会取代文学,也不意味着会出现文学图像化和图像文学化的发展格局。图像与文学毕竟是两种不同载体、不同的审美方式。文学是诉诸想象、最富于思想性的艺术形式,用加达默尔的话说,文学具有独特的精神性保持和流传的功能,这是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取代的。现在有许多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电视,它满足了大众了解文学名著、经典的需要,但是改编是永远达不到文学经典的思想水平的,要在精神性、思想性上得到提高,人们往往还得阅读文学经典。当然,这也不意味“图像”就一定是肤浅的东西,“图像”也可以是很深刻的东西,如达利、毕加索的画,它们是图像,也是很深刻的东西。不过,在当今时代,随着网络和电子媒体的地位日益强大,原作的东西越来越多地被机械复制,变成“类像”,变成远离原作精神品格的东西,这便造成“图像”的泛滥和肤浅。而在今

天,面对图像对文学的冲击,特别是面对“类像”“仿像”一类图像文化的冲击,我们更多地不应该强调文学对图像的顺应、认同,而是应该维护文学自身的价值和精神品格,要让人们看到在图像世界外还存在一个更内在、更精神化的世界。

三、图像社会文学研究的调整与应对

欧阳友权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图像转型不是我们认不认可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去研究、怎样去面对它的问题。你认不认可它,对它毫无影响,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现象,是一个文化现象,是一种社会现实。我们现在已经是一种图形化的生存,一种数字化的生存。我们所看到、所接触到的都是图像化的东西。人文学者永远要对社会现实提出一种质疑和批判,这是人文学者应该有的学术立场。我们只有走进它、研究它才有出路。你回避它没有用,不认可它更是可笑的。那么,如何开展图像时代的文学研究呢?湖南师范大学赵炎秋教授指出,当下图像和文字的区别和对立有目共睹,由于两者表现形式的不同,必然影响到它们所表达的内涵和思想。但是,我们也不要两者对立化。实质上,若从深层的角度来考察,它们是一个互相转换、互相依赖的关系。如果不是互相转换,互相依赖,图像和文字都很难达到各自应有的效果。我们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阶段,文字的出现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进步。文字,具体讲是语言,它是思维的非常有效的工具。因此,从思维的有效性上讲,图像永远取代不了文字,文字高于图像;那么从形象的直观性上来讲,图像又高于文字。两者各有优缺点。总之,我们在深入把握图像的同时,是离不开文字的帮助的。湖南师范大学赖力行教授认为,文学也好,图像也好,它的接受都是分群体的。因此,对这一新出现的文化现象,我们首先应该从接受群体角度去作一个实证的调查,看图像对社会影响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一转型情况作出合理的回应。因为社会的文学艺术、审美产品都是分接受群体的,现在整个社会的生成方式、精神消费的方式及文化需求,都是多元化、个性化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其所积累的人生的全部体验去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具有一种内在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使得对文学接受群体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张邦卫教授对此很有同感,他认为要研究当下图像与文学的关系,首先确实需要作一些实证研究与分析,具体作一些阅读群、消费群的调查研究,拿出一些实

实在在的结果来。欧阳文风认为,在当下文学的边界日益拓展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把文学研究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范畴之内。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学性的研究,也许是图像化时代文艺学研究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影视、戏剧、摄影、绘画、时装、广告等与图像有关的艺术样式都可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因为这些东西虽然并非文字形式的文学,但它们都具有文学性,都是对文字形式的文学的一种有效补充。中南大学周秋良副教授则认为,对图像社会的到来,我们文学研究者应该采取一种既积极应对又冷静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努力开掘图像与文学之间的共通性,在正确处理好人文与科技、理性与欲望的关系中张扬技术语境下的文学性。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把文学的范围无限泛化,把什么东西都往文学这个容器里放,这样的话,无疑只会解构掉文学本应具有文学性,而不是丰富文学本身。泛文学化,无疑只会取消文学的存在。长沙理工大学黄柏青副教授认为,图像时代的文学研究,首先应该回到问题的原点,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清晰的界定。是图像与文学还是图像与文字,图像又是指什么,具体限定在什么概念上,是指以前的美术,还是指现在的数码图像,或者是影视、戏剧、摄影、绘画、时装、广告等组成的立体视觉文化传播系统,还是二者的结合?不界定就直接讨论,其结果往往是没有效果的语言狂欢。此外,我们不应该局限在文学与图像本身,而应该着眼于文学和图像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研究。一种文学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呈现而不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其实与这种文学的整个生

产机制和传播机制有关。图像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机制左右着什么图像可以呈现和传播,什么图像以何种方式呈现和传播。对这种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的研究往往可以打破我们对对象本身研究的局限性、封闭性、单一性,使得我们可以窥见其背后隐藏的权力机制和话语机制以及利益分配,从而延展开来,对某一个文学作品或者图像作品进行深层解读。曾经在美国旧金山从事过汉语教学的长沙理工大学王福雅副教授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说,我们对图像社会的到来也并不是只能一味地顺应,我们也可以说不。美国就在作切断图像的工作,美国家庭虽然都有电视,但是从来不开,很多家庭连闭路电视都没有开通。尽管家里有电脑,小孩也只有等周末才可以玩玩。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看书、听音乐和体育锻炼上,不像我们国家的大、中学生,经常利用电脑上网看碟、看电影,美国的学生把电脑仅当成办公和日常交流的工具。特别是,美国学生有一年一度的“书市”,在那天,学校会让学生评出他们最喜爱的50本书,每次评出来的还是《傲慢与偏见》之类的名著。美国还有一年一度的“诗歌节”,在那天,每个学生口袋里必须放着一首诗,见到同学后必须把这首诗念给对方听。美国的妇女也经常举办文学沙龙,每一段时间共同看一本名著什么的,然后定期聚会,交流思想,分享心得。在公车上经常能看到市民们在座位上读小说。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很好,我们国家的青少年也应该少看电视,少上网,拒绝色情和暴力的东西,多阅读,多看文学名著。

(欧阳文风,王丹,王静 整理)

[编辑:苏慧]